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 内生逻辑、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

刘 儒 韩丹丹

【摘要】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新质生产力是以智能技术和绿色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引致的生产力跃迁,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坚实的驱动逻辑和深刻的现实逻辑。当前,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存在诸多现实挑战,集中体现为乡村科技创新转化不足、乡村新质农业人才力量匮乏、乡村文化传承机制缺位、乡村生态治理体系薄弱和乡村基层治理模式滞后。鉴于此,应紧紧围绕“五个振兴”重点任务,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匹配效应、溢出效应、乘数效应、绿色效应、公平效应,促进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的融合互动、耦合共生,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内生逻辑;现实挑战;推进路径

【中图分类号】F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4]11-0015-08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4.11.014

习近平指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①实现乡村振兴,推动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离不开理论引领和创新赋能。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致的21世纪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飞跃性迭代升级,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依循。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现实挑战和推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梳理文献发现,当前学界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展开研究。邱晶鑫和张占斌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嵌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全过程、培养新型农业劳动者、推动优秀传统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发展绿色生产力等赋能乡村全面振兴。^②张震宇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够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模式转变、劳动投入、要素流通五个层面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③王鑫鑫则认为,新质生产力融入农业生产的核心就在于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数智化发展为手段,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从而摆脱传统农业增长方式,推动农业向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方向发展。^④第二,围绕新质生产力赋

作者简介:刘 儒,男,经济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韩丹丹,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项目编号:18JZD010)的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3月22日第1版。

②邱晶鑫、张占斌《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光明日报》2024年6月18日第5版。

③张震宇《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转型逻辑与实施路径》,《学术交流》2024年第1期。

④王鑫鑫《以数智化转型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光明日报》2024年5月14日第6版。

能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探索。常璇认为,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应有效突破农业科技与产业相互脱节、农业科技人才与农村实用人才“量质齐缺”、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不相协调等局限,构建科技—人才—制度“三位一体”的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框架。^①杨骞和祝辰辉认为,我国乡村振兴仍然存在较大的数字赋能空间,应依托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数字驱动力。^②燕连福和牛刚刚认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要通过对农民进行相关技术培训,提升其运用科技手段增加农业产值的能力,不断弥合科技发展在“接入”“应用”和“收入”方面的不平衡。^③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当前学界就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振兴这两大理论热点的探讨更多聚焦单个主题的纵向研究,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研究有待提升和强化。为此,本文依循习近平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现实挑战及推进路径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学理支撑。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力和加速器,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驱动逻辑和现实逻辑,对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业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具有特殊性,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既要遵循生产力发展的普遍规律,更要立足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和乡村建设特色,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实现融合互动、耦合共生。

(一)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④。生产力是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的能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应社会需要和生产发展的物质力量,体现着人们在不同发展阶段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人类社会持续演进的决定力量和动力源泉。从生产力结构看,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共同构成生产力整体的实体性因素。生产力从本质上说是一定生产方式中不同的个人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组合形成的一种反过来决定这种劳动的状况和水平的物质力量,在社会演进与变迁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生产力本身受到要素禀赋、要素组合的影响,也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生产力随着人们需要的变化和生产的发展不断提升,呈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特征。

进入新时代,在积极探索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⑤新质生产力是蕴含了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核心要义是“以新促质”,“新”是指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资料和新的劳动对象,劳动者由体能型、技能型向知识型、复合型转变,劳动资料由实体资本向知识资本、人力资本转变,劳动对象由物质实体对象向包括大数据等虚拟对象在内的复合型对象转变。“质”则是指相较于一般生产力呈现出的新质态,即生产目的从满足人民生存型需要向满足发展型需要、享受型需要转变,要素

①常璇《加快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经济问题》2024年第7期。

②杨骞、祝辰辉《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特征、历程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24年第2期。

③燕连福、牛刚刚《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10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0页。

⑤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范围从土地、劳动、资本等向数据、算力、算法等高质量生产要素转变,产业形态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单打独斗向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转变等。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新范畴,新质生产力不仅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演进和能级跃迁,而且有利于推动形成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路径的新样态。

(二) 驱动逻辑: 新质生产力引致农业生产力三要素变革

新质生产力嵌入农业生产全过程会引致农业生产力三要素发生巨大变革,驱动产生新质农业劳动者、新质农业劳动资料和新质农业劳动对象。

一是培育新质农业劳动者,厚植农业农村发展人才根基。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 在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下,农业劳动者与前沿创新科技相结合,实现人才、资本、科技等要素双向流动和配置创新,由此形成的新质农业劳动者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技术环境,不断为农村地区引入新思维、新手段和新模式,成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在新质农业劳动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催化下,新质生产力将叠加并提高传统劳动力的生产潜能,其溢出效应将构建以数据为核心、以新质农业劳动者为驱动的新型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新动力和活力。

二是催生新质农业劳动资料,实现农业全要素优化配置。马克思指出“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械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械等等所代替。”^② 随着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数智化农业生产成为农业产业的主要发展模式,而这离不开劳动资料的迭代与创新。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迅速嵌入农业生产的各环节和全链条,提高了以生产工具为中心的劳动资料的效率,由此产生的新质农业劳动资料具有低成本、高回报的特性,其所具备的指数级增长效应能够充分化解传统生产资料的低效困境,激活乡村资源要素,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激发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内生动力进而促进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三是赋能新质农业劳动对象,盘活乡村自然文化资源。新质生产力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新质生产力与其他要素融合创造的价值,新质生产力赋能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是面向赛博空间以算法、算力推进隐性数据和知识的显性化,这种赋能效应是指数级的。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生产,不仅能降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约束,而且能拓展农业技术边界,从而发展新质农业劳动对象。对此,依托新质生产力盘活乡村沉睡的自然文化资源,有助于乡村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减少外部投入,实现新质农业劳动对象的低投入高产出,为新质生产力价值持续释放提供坚实保障。

(三) 现实逻辑: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需要

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本质上是农业生产力的综合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双向互动正成为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

一是新质生产力优化乡村资源要素配置,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激发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力。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农业产业多样化功能拓展与结构性转型升级,促成进村技术、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将催生农业新产业、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的加速涌现,推动农业传统产业的因地制宜改造升级和农业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实现农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持续优化迭代升级,塑造乡村产业振兴新增长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8页。

二是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主体自我效能 赋能乡村人力资本升级。在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强力催化下,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质农业劳动者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积极、最活跃的主动性因素。新质生产力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主体、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助力乡村人力资本的全面迭代与升级,推动农业生产逐步摆脱传统的人力驱动型和资源驱动型增长模式,从而高效集聚农业创新要素并自主拓展农业发展新赛道,实现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转变,提振农业主体自我效能及自主发展意识。

三是新质生产力加速乡土文化重塑,助力乡村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新质生产力的多元应用正逐步重塑乡村传统文化。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将数据、算法等要素嵌入农业劳动对象中,有效提高乡土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作生产效率,拓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边界,构建乡土文化发展新质态。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将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数字资源,推动乡村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包括自然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在内的最广泛的生产资源要素体系,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提升乡村文化产业的边际收益。

四是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绿色转型,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①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体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成为推动乡村振兴进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协同发展的关键力量。习近平强调,我国必须加快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将推动农村未来产业的生成和生长,激活乡村产业生态发展势能,将提升农村经济效益与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紧密融合,实现农村传统产业的生态化改造和农村生态资源的产业化转型。

五是新质生产力强化治理主体调适耦合,助力乡村社会安定有序。随着新质生产力成为提振乡村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塑造与技术跃升相适应的乡村社会环境成为现实要求。新质生产力向农村各领域的融合渗透,将充分弥合技术增值与共建主体之间的鸿沟,利用数字技术的增权和赋能效应提高乡村主体的技术认知力,强化乡村治理主体调适与耦合,打破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元化,推动形成乡村多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机制。在此进程中,乡村治理主体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和劳动质量得到提升,乡村实现多维度、系统化的全面发展,由此构建的乡村治理模式将与乡村振兴新需求更加匹配。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挑战

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③。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新质生产力发展催生的新变革对乡村全面振兴提出诸多新要求。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基础薄弱且发展后劲不足的广袤乡村,有效承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使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破除新质生产力新变革新要求与当前乡村发展难以适应这些新变革新要求之间的矛盾,有效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不断适应新科技革命和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

(一) 乡村科技成果转化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困难

习近平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④传统农业劳动资料与新质生产力相融合,催生了一批具有颠覆性的农业生产工具,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整个农村社会的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②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4页。

③《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④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6期。

物质生产体系发生质的飞跃,进而对乡村产业振兴提出了新要求和新任务。我国农业体量大,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问题比较突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机制不健全,农业领域存在着庞大的存量升级空间。具体来看,当前我国乡村产业价值功能开发不充分,呈现出规模较小、链条较短、布局较散等特征,一产向后延伸不充分、二产连接两端不紧密、三产盘活能力不到位等都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均衡、持续、快速发展,制约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结合当前乡村振兴实践来看,新质生产力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的匹配效应不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仍待加强。农村传统产业存在的短板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阻滞了农村产业组织结构的数字化转型。

(二) 乡村农业人才力量匮乏,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农业人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宝贵资源。新质生产力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必然带来农村新质生产力人才培养目标升级,牵引农业技术培训与新质农业人才培养各环节的不断升级。《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显示,当前我国数字人才总体缺口约在2500万至3000万左右^①。具体到乡村而言,我国现有高素质农民约800万人^②,在2300万农村实用人才中占比仅为1/3。而新质农业人才培养有一个过程,同时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等条件限制,新质农业人才潜能尚未充分挖掘,这使得新质农业人才供需不匹配,乡村新质人才力量匮乏。此外,农民对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认知度与敏感度不高,对数字技术产品和工具的接受程度和使用意愿不强。因此,如何有效弥合数字鸿沟,缓和乡村新质人才供需矛盾已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乡村文化传承机制缺位,创新支撑力量不足

“现代性推动了传统农村社会、传统乡村文化的变革,而传统乡村文化并非被动回应社会的变迁,往往以主动的姿态为现代性模式的确立提供精神导向。”^③乡村文化不仅具有教化培育、信息传递、提升认知等功能,而且还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可以让农民既“富脑袋”又“富口袋”。但在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乡村内在文化传承机制缺位和乡村外部文化创新支撑力量不足问题同时存在,乡村文化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方面,乡村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出现断层。新质生产力催生乡村出现创新文化的表层结构,同时乡村文化构成了乡土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使得乡村内在文化传承和外部文化创新出现错位。另一方面,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进程中,新质价值取向的文化首先以城市为话语阵地,乡土文化逐渐丧失话语权,乡村文化产业和适应农民需求的文化产品供给具有较大增长空间。

(四) 乡村生态治理体系薄弱,传统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新质生产力为农村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要求将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与提升农村经济效益紧密融合,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对照新目标新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一是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有待转变,农业产业落后产能亟需淘汰。受污染治理、环境修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集中技术攻关和集成创新能力不足限制,农业产业积聚一部分落后产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得到根本缓解,在化肥农药减量化、节水农业发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大面积推广应用等方面尚处于不断深化认知阶段,制约了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二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尚不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同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迫切要求切实加强生

^①人瑞人才、德勤中国《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202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

^②人民网《我国农村实用型人才超2300万》,2024年1月20日,<https://finance.people.com.cn/n1/2024/0120/c1004-40163045.html>,访问日期:2024年5月5日。

^③闫惠惠、郝书翠《背离与共建:现代性视阈下乡村文化的危机与重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态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但当前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体系^①,自然资源要素的产权界定尚不清晰,难以以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营造绿色健康的发展环境。

(五) 乡村基层治理模式滞后,协同发展效应不足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全新质态的生产力样态,仅凭借市场机制难以在广大农村实现生产要素的充分涌流,因此,必须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农民群众同频共振探索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但当前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虚化、弱化,在管理集体资产、合理开发集体资源、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作用发挥不足,村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当前,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加速老龄化,基层党组织建构弱化,难以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合力,与此同时,高校新质人才、企业创新科技、社会组织资源下沉和融入乡村不足。此外,当前农村产权重构、经营制度重塑和城乡关系转型还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基层党组织可支配的物质财富少而又少,服务群众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农户难以合理分享全产业链收益,新质生产力内蕴的公平效应尚未在乡村有效发挥,制约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行动力。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推进路径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②“三农”工作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全局性地位决定了其深刻影响现代化进程。立足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特征和新需求,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应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发挥新质生产力的匹配效应、溢出效应、乘数效应、绿色效应和公平效应,建立适应乡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双链耦合”科技体系、新型农业生产关系,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推进方略,切实提高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效能,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终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一) 发挥新质生产力匹配效应,延伸乡村农业产业链

习近平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③推进产业振兴,必须抓住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元素,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等层面的精准对接与高效匹配,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充分涌流,以产业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农民共同富裕。

第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注重农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④。在农业产业结构中,传统产业占比高于新兴产业,这两类产业中新质生产力的分布也相应存在差异。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应从我国乡村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出发,因地制宜释放新质生产力增长潜能,运用电商模式发展“互联网+”现代农业,建设一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农业科技园区,形成一批带动性强、特色鲜明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应坚持需求导向,不断突破农业传统产业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空间限制,布局建设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升农产品对接市场能力和经济效益。

第二,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构建有利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①参见曹立、徐晓婧《乡村生态振兴: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1期。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人民日报》2024年2月4日第1版。

^③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①。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必须建立与乡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配的生产关系,以政府与市场、研发与应用、组织与制度等体制层面的改革为发力点,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畅通阻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与卡点,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乡村顺畅流动。此外,应以创造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形成新优势、提供新引擎为着力点,强化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作用,催生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乡村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

(二) 发挥新质生产力溢出效应,培育乡村新质人才链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受益者。新质生产力内蕴的技术推广、知识扩散带来的溢出效应,有助于加速乡村人力资本开发,让广大农民群众真正享受到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红利,进而不断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创造力,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不竭动力。

第一,积极培育具有新理念、掌握新技能、顺应新趋势的新质农业人才,建设乡村高技术人才队伍和新型劳动者队伍。习近平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②一方面,要加快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实现农民生产力和创造力新质化转型。通过积极开办线上、线下农业技能培训班,切实增强农民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使用意愿和学习兴趣,提升农民数字化、智能化种养水平。另一方面,要以点带面强化新质农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单个个体人力资本的提高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以“头雁领航”提振乡村振兴新活力能够不断激发广大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培养一批具备信息检索能力、数字农业工具操作能力、合作组织能力的新质农业人才队伍。

第二,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下沉乡村。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离不开具有原创精神、具备交叉学科素养、掌握前沿科技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贯彻落实好新质农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并举政策,不仅要制定吸引人才下沉的税收优惠、创业激励、科研补贴等支持政策,引导新质农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而且要积极探索建立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新质农业人才培训和人力资源开发机制,鼓励涉农高校运用新质生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科专业,加大实用型农业人才培养力度,根据新质人才成长规律形成稳定的人才引培机制,从而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三) 发挥新质生产力乘数效应,整合乡村文化数据链

乡村优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是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和时代意蕴的重要方面,也是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所在。新质生产力依托现代化要素与传统农业要素的相互耦合,激发新质生产力与乡村自然文化资源融合的乘数效应,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从而发挥“文化生产力”的物质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稳定的文化支点。

第一,坚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③。文化“两创”架构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框架和现实要求,是新时代推动乡村特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本原则。在数智化时代实现文化振兴,应探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文内涵,以乡村特色文化为底蕴,把握数字化时代下的媒体福利,善用数字化媒介整合乡村文化数据链,探索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多重功能并将其转化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精神补给,从而厚植乡村文化创新土壤,打造乡村高品质生活。

第二,引领农村文化产业新质化发展,延长文化产业增收链条。激发乡村文化活力,应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现代化平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文化,依托乡村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

①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②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③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69页。

农业资源、淳朴的民俗民风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 将根植于农村地区的乡土特色文化与农业产业有机结合,丰富和拓展乡村特色文化符号,从而打造一批富有乡村特色的文化品牌,使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和特色农业传统的乡土文化“活起来”。在此基础上,依托新质生产力延长文化产业增收链条,引领乡村文化产业朝着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提升乡村文化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增强农民对乡村价值理念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开拓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境界。

(四) 发挥新质生产力绿色效应,激活乡村绿色生态链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发挥新质生产力的生态改善功能,激活新质生产力绿色效应,实现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开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新质生产力在新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经济体系,要依托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型农村产业发展模式,发展绿色产业链供应链,从根本上转变以往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引领农业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模式,向集约化、绿色化、智能化的现代路径转型。此外,应通过有机农业和自然耕作等方式,优化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实现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为消费者提供绿色生态健康的农产品,构建研产销一体化的农产品绿色产业链。

第二,以创新生态补偿机制和治理体系为重点,完善乡村生态治理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振兴应在现有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下,进一步完善乡村生态创新激励机制和投融资模式,建立乡村生态治理的目标规划、考核制度、奖惩机制,依托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颠覆性科技创新,实施精准管控、高效治理,强化农村生态治理制度约束。针对污染治理、环境修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治理体制机制对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绿色经济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实施以绿色化、智能化为导向的农业生态治理补贴制度,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村现代化之路。

(五) 发挥新质生产力公平效应,联结乡村治理主体链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工程”,是新时代党领导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大任务,基层党组织强大的组织力将催生农业生产力和群众致富力。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模式能够切实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推动基层治理信息资源数据库互联互通。在此基础上,乡村资源要素与实时信息依托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互动平台和链接机制进行跨时空传递,从而将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乡村振兴发展新胜势。

第一,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新质生产力发展强大凝聚力。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应牢牢把握建好、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个重点,以党建引领为“魂”,以体系构建为“脉”,优化“党建引领+高校对接+企业服务”工作机制,内培外引畅通校企合作人才渠道,推进产学研用深层次合作,提高农业生产诸要素组合效率,构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乡村治理公共场域。

第二,围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农村产权重构、经营制度重塑和城乡关系转型。一方面,要健全村级集体经济的组织体系、政策体系及责任体系,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力量,探索多样化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搞活经营服务,拓展发展空间,增加集体收益,实现民富村强。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发挥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治理模式的各自优势,鼓励新质生产力向集体经济发展趋势强劲的地区流动,更好地整合资源、增进协同,形成比学赶帮超的集体经济发展氛围,形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曹守新)